



那日，在地铁上遇见一对父子，那种出自同一个模型般的相像，让人不得不感叹基因的神奇。从五官至轮廓，父亲的模样几乎就是儿子的成人版。但细看之下还是有所不同，那便是神情了，男孩眼神明亮、嘴角上扬，左顾右盼，周边的一切仿佛都变得生动起来。

而父亲则一脸漠然，加之眉宇之间若有所思的表情，愈发显得几分沉重。于是又不得不感慨于岁月神偷，多么希望儿子脸上的明亮灵动，父亲还有。

朋友有一女，貌美且性情温和，刚进大学，就被男孩子热追。有一次，女儿对妈妈说，有两个男孩同时追她，有时买东西时她与摊主还价，一男孩就说，这东西不贵何必还价？然后就抢着付钱。而另一个却帮着她一起与人讨价还价，而后由她自己掏钱买下。你说哪个好呢？女儿让妈妈参谋。朋友不假思索地说，那还用问吗？当然是大大方方愿为你花银子的好，而另一个就是屌丝的做派。可女儿偏偏认为，陪着她一起讨价还价的那个还蛮有情趣，这是一个共同争取的过程，况且又是自己买单，这样的交往反倒心里踏实。朋友与我说起这事，哭笑不得，直呼女儿傻呀不谙世事。其实朋友也是性情中人，想必已忘了少女时代的心境，女孩之所以可爱，不正是有这么一份傻傻的浪漫情怀吗？

扯上这些所见所闻，起因是前不久在一家童鞋企业饶有兴趣地看到正在进行的一项课题研究，竟让我不由自主联想起孩子与成人之间那种不可逆转的心理差异。这是该企业与一所高等院校的合作

被大家称为丁部长的丁锡满同志走了，得知噩耗后，人们无不打心底里表示沉痛怀念。与其说他是一位领导，不如说是一位朋友，而且是有情有义的朋友。他的情深意长贯穿他的一生，他对情意的深刻理解与感悟不时出现在他的文章里。近日重读他的《走笔大千》，书中收的《若有来世再报恩》一文不仅又一回打动了

我，而且再一次提高了我的认识。丁部长在文中集中谈到了“知恩报恩”的问题。他说：“知恩，应该是人生最起码的道德”，但令他“时时刻刻缠绕于心的是大恩未报，而且没有机会再报”，这是他“终生的遗憾，永恒的痛苦”。

他不能再报的大恩是母恩、师恩和岳母恩。怎么回事呢？他的母亲，师母和岳母，都是普通妇女，还是农村的，能给予他什么大不了的恩情？而他毕竟已成了相当级别的干部与文化圈里的名人，报恩又有什么为难之处呢？

悠悠竹笋香

雋秀

春笋甫一上市，妈妈每次喜滋滋捧回竹笋时，她总是笑说，你们喜欢吃笋，再贵也得买来尝尝。有时候，食物留给你的温暖记忆，远比美味更让人难以忘怀。因为，这是挚爱的亲人用心烹制的爱心餐，饱含着无限的情意。鲜嫩的春笋正上市，待价而沽等君来细细品尝哦！

项目，简单地说，就是根据儿童在不同年龄段的脚形变化、骨骼生长发育情况，融入合理的结构来设计鞋楦开发产品。其立意是做好各个年龄段的童鞋产品，尤其是提高大童鞋的品位，何为大童鞋？乃10至16周岁年龄段的童鞋。

处在这个阶段的少年儿童，不少人的鞋码已经赶上了成人，但终究还是孩子，如何表现出这部分产品的童趣，而不是简单地将小童鞋放放大的原理，确实值得研究。我曾接触过多家童鞋厂，一双双小童鞋憨态可掬，煞是可爱，然同样的款式做成大童鞋却有不伦不类木钝钝的感觉。追根溯源，盖是楦型的问题吧，就像有着同样身高的大人和孩子，其骨骼和体型是不同的。

一位童鞋设计师说，童鞋的特征在于小，小的东西一般都比较讨巧，所以童鞋厂在制作小童鞋时很容易便做到童趣效应，即便是一双成人鞋的款式，只要将其样板缩小也会有“小老茄”的可爱，但是要将大童鞋的趣味琢磨出来就不容易了。这家企业的老板在行业里是出了名的好折腾，他的一番话让我颇有感触，他说，一个童鞋品牌，若能将大童鞋做成功，才意味着整个产品体系的成功，才能够市场上走下去，这就好比做人，一个人若能将他的浪漫、孩子气持续到老，那他一定也是一个成功有趣的人。

是呀，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就在于诸多事情难于持续。据说西方人对一个人的好评不在于金钱或地位，而在于你是不是一个有趣的人，一个有着浪漫童真的人必定是受欢迎的人。从这点上来说，做人和做产品还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先说知恩。在有些人眼里，或许救你一命、授你万贯家财才算大恩。可在丁部长看来，“母亲为我劳作，母亲为我守寡，母亲为我挨饿，母亲为我痛苦。母亲一生的付出，全是我，我多么想报答母亲的大恩呀。”深恩不在于物资的分量，而在于精神的纯真和胸怀的博大。母亲踩着一双裹过又

放大的小脚和他一同在崎岖窄滑的山路上挑着重重的柴担，为体恤弱小

的儿子，总是把重担的绳子拉往自己一头。难怪丁部长说：“我得到的母爱是母亲把重担的绳子拉往她那一头，减轻我肩头的压力。”这种恩情的分量岂又是如今那些坐着私家车上学、等捧着蛋糕、饮料的父母爷爷奶奶来接回家的孩子们所感受

得到的？若是碰到一些“啃老族”，说不定还会不以为然地嫌多嫌少呢。至于素昧平生却全身心地培养自己完成学业的师母，在重男轻女的时代待女婿

深过儿子的岳母，他们的欣慰，更不是每个都能像丁部长那样感铭一世的。由此可见，“知恩”是“报恩”的前提，受恩而不知（甚至不想知、不愿知），无论怎么说也是做人的缺欠。

再说报恩。凭丁部长各方面的条件，怎么会报不了这三位普通女性的恩呢？首先当然因为他本身是一位清廉的干部，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但除此之外，还有些因素或许是非那个时代的旁人所意想

负责管理炉子却是总铺师出身的阿忠，他切了葱、蒜、萝卜，将乌鱼子去皮抹上高粱酒，铁钎夹住往下层的火边烘了烘，两三分种，切成薄片的乌鱼子上桌下酒了。

接着热闹登场，谁都

房东算是我们学校的学长。天津港爆炸那日，他正好来我家修马桶。他开门后看到我就说，啊我们厂的生产线被炸了。我后来知道，他在台商企业做事。实难想象他把这样一个小房子隔成六个套房出租的人居然真的在工作，忙得既没有时间帮我通下水道、也没有时间修冷气、更没有时间换电视遥控器的电池，可叹想赚钱的人才真的能赚到钱。我并不讨厌他，也不想看到他。虽然他跟我说“明年见”的时候，我总归觉得不祥。

我跟房东说，冷气真的有问题，你总是不来，它现在不仅仅不制冷，而且还有节奏的故障声。房东说，真的吗，怎么不制冷。他满头大汗，淋漓得滴到我地板上好像健身房一样，却说：“怎么不制冷，超级冷好吗？”但是除此以外，我觉得一切都安好。好过蚂蚁般人流上的晴空，也好过钱堆里的叹息。

早晨看到有人说小说有两种，一种写人世，一



不到的。

一是无从报答。他的恩师是好人，却因历史和政治的原因被“清洗”出教师队伍，穷困潦倒，使丁部长“虽有报恩之心，却无报恩之力”，这一类悲剧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扭转改变的。

二是无力报答。报答也要有机会，丁部长参加工作的头二十年，工资从35元加到65元，却要分别寄给妻子、师母和母亲，母亲所得，只有区区10元了。要知道，咱们十几亿人口中，生活谈不上富裕的绝不是个小数目，需要报恩之处在所多多，也是对人们的一项考验啊。

三是无效报答。丁部长后来曾把母亲接来上海同住，给她从单位食堂买来饭菜，但她老人家嫌浪费，硬是坚持吃豆腐就泡

看法，其实皮烤得略焦、料加得过多，也未尝不是吃得过瘾的好方法。管他意大利人怎么说。

主菜悄悄来到，烤牛肋条。TACO老婆先用盐和胡椒

一口铸铁壁炉

张国立

腌过，烤出来切片蘸点盐花，终究热腾腾的好吃，无论中西餐。韩国式亦无妨，拿生菜叶装点泡菜，包起肉，吃得卡滋卡滋，外冷内热。老妈当年说得好，饭得抢着吃才香，慈禧太后一人就算吃满汉全席，也没味。

炉子有关系，牛肉有关系，酒有关系，你一言我一语更有关系，室内暖得如同赤道边缘，外套脱了，帽子脱了，袜子脱了——不，唯独袜子脱

有风终夜凉

张怡微

种写心里的神。觉得很有意思。其实两者是冲撞的，一冲撞就会将对方诠释得比原本更恶劣，更令人厌倦。本来人世是没什么好的，心里的神千万不要进入。或心里的神终归是很虚妄的，人世也无需去过问。

我们楼道里有一只小猫。写论文这段日子，我越来越喜欢看猫，仿佛是一种视觉上的治愈。它一直尾随我，要下楼或者回家或者……我以为它看到了什么东西想要告诉我。我说你干嘛，它就昂起头，彻底不与我谈论任何事。哪怕我本来也听不懂它心声。而我看到它的领结，倒是想了一想，它应该是有归属的，暂时迷了路，或者，仅仅溜个号。

搬了新家以后，在庸庸碌碌浪掷的每一日中总有细微的发现，不知是好是坏。无所事事，也令到无所事事本身产



饭，天天如此，再加上同岳母同住总有不便之处，最后还是返乡了。而由此也引起了岳母的不称心，成为永远的遗憾。可见，要使报偿真有效果也不是那么容易。

最使丁部长遗憾的是，连死别之时给母亲送终也因出国访问而错过，连披麻戴孝扶亲送殡也不能！得知确切消息后，他只能“一个人在房间内面向家乡，长跪不起，请西去的母亲原谅我的不孝。”孟郊《游子吟》中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许多人都背，但对“谁言”二字与句末的问号却不甚了解。诗句把游子比作小草，把母亲比作三月的阳光，意思是谁说短短的小草能报答得了春天阳光给它的恩情呢？

知恩难报三春晖，丁部长给我们上了生动而深刻的一课。

不得。

眼看即将酒足肉饱，一大锅芥菜鸡汤往壁炉上一放，隔着火煨汤，越煨越香，阿忠不忘再烤香肠，以便继续下酒。一顿饭吃了三个多钟头，在春天来临前许个愿。毛笔、墨汁，轮流在天灯上写出心愿。小兰先挥笔，毫不掩饰写下：“赶快把自己嫁出去。”

眼睛受过伤的TACO则写：“身体器官，健全好用。”

果然只有经过的人，才懂得珍惜沿路风景。

我也写了：“酒、肉、亲人朋友，健康，缺一不可。”嗯，酒喝略多，写的尽是废话。

看着天灯随热气上升，飞得高，飞得远，飞到海洋上方传播一晚上的幸福感。

不再加柴的壁炉，火势逐渐转小，显出若干的落寞，加上夜渐深，感觉得出下降的温度。原

的林叶亭太像我中学时期想象过的台湾了。我如今在这里五年，记忆里的台湾从来都没有见过，甚至连记忆里的感觉都显得有些陌生起来。要冷不防，才能回忆起一鳞半爪。想想真可怕，一晃半世纪般的这三五年。

台湾诗人零雨写过一首诗，诗的名字我很喜欢，叫做《你问起那盏灯》。夜里想想，更欲题诗满青竹，我虽然昂起头，却曾记得许多事。

夏天里看了电影《迷城》，女主角叫云，就忽然又想到《恋恋风尘》。阿远和阿云在车站对视，网络上有好多动人的截图，看起来象征着

爱情。但其实电影里的话是说，“你不要这样”。很多年以后我都觉得，那就是初恋。是比轻佻的七夕八岁更沉稳的，缘的丧失。救也救不起来的，久久没有话说。现在的云，要把别人的生活搞得鸡飞狗跳，最后说“你们是我在这里最好的回忆！”从前的云只会说，“你不要这样。”然而也许它已经过时了。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什么老派的东西都会过时。最好是再也不要流行起来，不然就是无尽的不值。

所有的感情，尤其是好的，无非是“无客尽日静，有风终夜凉”。

眼前无客，心里有风。



来壁炉如此表达此刻它的心情：你们吃饱了，我咧？

想起小时候的炭炉，一个大瓷缸，炭火居其中，全家人围着，总有个人拿铁夹子整理烧得火红的炭，总有人随时在炉上的火锅内加菜加肉，火光烧出周围一张张通红的脸孔，笑容摇曳在蒸气中。

想起某个年代，天冷时全家人躲进被窝，所有的脚相互顶着缠着磨着，手则捧住大碗牛肉面，一起对抗存心冻出人们灵魂的冷锋。

如今一口铸铁壁炉缩短了人与人的距离，熟却长久未见、陌生但似乎早该认识的朋友，尴尬被融化、腴腴被解冻……有人喊：该烤地瓜了。

难道还没吃饱？不，舍不得回家罢了。一口铸铁壁炉，凑齐了许久不见的老朋友，心情温度的炉子。

加柴！